



周效成的梦

杨海林

周效成生于1938年,1962年从涟水师范毕业后,他被分配到黄营人民公社中心小学,任语文教师。当时,该校的唐开玉担任公社的扫盲指导员。

黄营人民公社的各生产大队(今村)分成四个片,每个片各有一个片司令(即具体负责人)管理各扫盲班的老师(一般从当地社员中选取,以工分作为酬劳),如果哪一个生产大队的扫盲班老师出现特殊情况,不能准时上课,片司令就会及时反馈给唐开玉,由唐开玉抽调中心小学的老师应急。

周效成当时是个毛头小伙子,除了上好每一节课外,每天给食堂挑水的活他一个人包下来了,给小菜园挖地的活他也一个人包下来了,唐开玉不忍心再麻烦他,扫盲班需要人手的时候,便请其他的老师。

这样大约有半个月后,周效成实在忍不住了,他主动跑到唐开玉的宿舍,嘟囔道:“你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为什么不找我呢?我的空闲时间有一大把呢,总想找点事儿做做。”

“好的好的。”唐开玉连连点头。周效成愿意帮忙,他的心里乐开了花,可是细想了一下,他又叮嘱周效成道:“咱们代表着中心小学的形象,扫盲工作又是全公社的大事,如果你想干,就一定要干好呀。”



在县发改委老干部第二党支部,支部书记周效成乐呵呵地说:“从那以后,唐开玉一忙起来就会找我帮忙,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塔沟(现卢徐村)某扫盲班上课,回来时一不小心跌进了深深的沟里,把棉袄棉裤全弄湿了,后来一连发了几天烧。”

不久以后,唐开玉调任唐集人民公社团委书记,临走之前,他找到黄营人民公社领导,极力夸赞周效成工作踏实、认真,推荐由他来接替自己的工作。

和周效成同轨的语文老师霍云花因咽喉生病不能上课,学校急得四处物色临时代课老师,后来,校长找到了周效成:“小周,临时代

课教师暂时还没有找到,能不能请你先帮着上一上霍老师那个班的语文课?”

“好的呀好的呀,反正我一个闲人,空闲的时间多着呢。”周效成笑呵呵地说。

他的这个话,被校长听出了另一种意思,于是,校长换了语气说:“我知道你既要负责扫盲的事又要负责本班的语文教学,现在再让你代霍老师的课,你实在是太累了,这样吧,学校额外给你加一点补助,行吗?”

“不要不要,”周效成连连摆手,“我说的是心里话——我们年轻人有使不完的劲,哪有吃一点儿苦就要报酬的道理?”

校长很感动,后来,他终于打听到附近的一位社员上过高中,兴冲冲地把人家请来上了一堂课,他明显地感到有些失望。

虽然满心不想请这个社员代课,可是,总不能一直让周效成兼着吧?

就在校长左右为难的时候,周效成主动跑到他的办公室来了:“校长,教育孩子是个大事情,一点也将就不得,我和霍老师班上的同学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,不如就让我一直代着他们的课吧!”

除了做好这些工作外,周效成还担任了公社机关民兵连指导员,民兵们每天出操时都喜欢听周效成抑扬顿挫的讲话——为了写好这些讲稿,周效成几乎查阅了公社资料室所有的报刊书籍。

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,周效成被一些介绍党的知识的书籍深深吸引,萌生了自己也加入党组织的想法,可是,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学老师,周效成觉得离组织的大门还很遥远。

1965年,负责黄营人民公社文教工作的社教队领导找到周效成,关心地问:“小周呀,你的各方面表现都不错,想不想加入党组织呀?”

“想,做梦都想。”周效成嘿嘿地笑着说。



步行回家

朱鹤山 口述 刘汉成 整理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从淮安师范学校毕业时,学校发给每人两元钱的路费,当时我们回家一般是到清江(今清江浦区,坐汽车三角钱,坐轮船四角钱),再从清江转乘到朱码的轮船(票价四角钱)。同届的陈泰洲已经二十多岁了,他仗着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,便怂恿我们几个瘦瘦小小的同学道:“我们又不急着回家,不如省下这两块钱交给家里,改为步行吧。”

两元钱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个小数字,我们如果坐汽车或坐轮船回家得花掉六七角钱,陈泰洲的家庭比较富裕,人家尚且心疼,我们几个穷人家的孩子还能说什么呢?于是大家背上背包,提上网兜,说说笑笑地出了校门,一路向北而去。出了淮安(今淮安区)城北门又走

了一会,陈泰洲看我累得气喘吁吁,便将我的背包、网兜等夺过,让我只负责吹箫给大伙听。于是我拿起箫一路上唧唧呀呀地吹,感觉轻松了不少。

当时从淮安北门到席桥这一段二十多里的路程几乎全是田间小路,大家一边听着我的箫声一边欣赏着周围的风光,倒也极为惬意。但从席桥向北的路两边多是水田,有的地方田里的水还漫到了路上,经过时不得不脱了鞋涉水。

好不容易到了宋集(今属淮安区钦工镇),我们已累得精疲力竭,天也渐渐黑了。虽然离涟水县城还有三四公里,可是当时古淮河上的南门大桥还没有建,人们来来去去必须乘坐渡船。有同学估计到那里时摆渡的人已经回家吃饭了,便建议在宋集对付一宿。

又走了几步,大家在宋集北边发现一个看庄稼的小棚子,正好可以栖身。

可是,吃什么呢?这个时候有人想起来了:刚才好像看到路旁有一个人在卖豆腐。

赶紧跑回去一找,还真有,而且,人家还剩下四斤豆腐没有卖掉呢。

我们赶紧全部买了下来,回到小棚子里,大家捧而食之,都觉得别有情趣。

第二天早上,太阳还没有露脸,我们几个人就背上行李准备出发,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了,还没走几步就一头的汗,整个人就像烈日下的青菜,蔫蔫的,大家问我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,我摇摇头:继续走吧。

过了古淮河,大家就要各自回家了,陈泰洲家住涟水县城,他有点不放心我,问我要不要到他家歇一歇,我婉言谢绝了。

直到上午八九点钟,我才好不容易挪到朱码渡口,过了渡船后,我坐在路边大口地喘着气,感觉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。
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,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汽车在我旁边停了下来,驾驶员探出头来问我要去哪里,我说岔南南边。他说他正好要去高沟,看我生病了,想带上我。

这个驾驶员一直把我送到车头,我要给他钱,他坚决不收,惹得车邻们都竖起大拇指:“好人呀。”



天气越来越热,树上的蝉儿也长一声短一声地叫了起来,“唧——”“唧——”。对于这些嘶哑的声音,我一直比较排斥,恨不得我家周围不长一棵树。

可是爱人偏偏喜欢,今早他出去散步,回来的时候居然顺手

捉了一只。

他先在一个大的空矿泉水瓶上扎满了眼,然后把这个“宝贝”放了进去。

爱人打开360百科,一条一条地对照上面的解释:体长2-5厘米,有两对膜翅,复眼突出,单

生命的赞歌

赵姐

眼3个……

呵,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呀?

爱人理不理,直到把那段的360百科对完,他才像个满腹经纶的大才子一样摇头晃脑地说:“可不要小看这些黑不溜秋的家伙,古人作诗时经常把它们请进笔端呢——大诗人虞世南就盛赞过它‘垂缕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’,认为它高洁清静。汉代丧葬习俗中还喜欢让死者口衔玉蝉,寄予了复活和新生的希望。其实,我更喜欢它不因活得短暂而悲哀,纵情鸣唱于枝头的潇洒和豁达。”

泄气得很,爱人以为是给蝉儿弄了一个“高大上”的家,可是人家压根儿就没当一回事——你看,它现在待在瓶底一声不出,明显是生气了嘛。

“人家好好地在大自然中,你为什么非要捉它呀?”我问。

爱人挠挠头:“我喜欢听它的声音,当时突然想如果家里有这

么一只该是多么热闹。”

呵呵,现在家里有了,可是人家根本不愿意发出一点声音。我又等了一会,这才对爱人说:“要不,我们还是把它放到大自然中去吧!”

爱人隔着矿泉水瓶又仔细地看了几眼,这才叹口气说:“好吧。”

我们来到古淮河边,哎呀,也不知道这里一排排的无花果树上藏匿了多少可爱的精灵,它们的歌声此起彼伏,震耳欲聋。

爱人知道我不喜欢蝉儿,还想从手机里找出几句赞美的诗歌,我挡住了他的手,我说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的蝉鸣,我突然理解了你说的“不以活得短暂而悲哀,纵情鸣唱于枝头的潇洒和豁达”,是的,它们嘶哑的声音,其实是对生命真诚的赞美。



夕照山漫笔

上个月,笔者一个朋友的老母亲去世,家里只剩下老父亲孤零零一个人,而朋友一直在外地工作,因为种种原因又不方便将老父亲接过去照顾,最终不得不将老人送到了县里一家敬老院。可谁也没想到,不到两星期,老人就得了场大病,没有办法,朋友只好克服艰难将老父亲带在身边,可他发现老人常常半天不说不一句话,有时还会偷偷流泪。

朋友后悔当初将老父亲送到那家敬老院,他说其实老父亲一直是排斥的,觉得去那儿很丢人,是被抛弃了。但当时朋友并没有将老父亲的话放在心上,导致老父亲得了这场病。

到了晚年,很多老人的心态会突然发生很大变化,这几乎都是外在因素的强力介入而改变的。比如朋友的父亲,他现在低落的情绪至少有三重因素的影响:一是丧偶,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,心里肯定是孤独寂寞的;二是唯一的儿子在外地工作,很多时候鞭长莫及,其内心的惶恐是可想而知的;三是住进了敬老院,他错误地认为这是被家庭抛弃了。这三条累加起来使他深深地恐惧起来,怎么可能不生病呢?

俗话说,要把老人当孩子待。意思是说关心老人与关心下一代一样重要,都要尽心尽力,但实际上,这祖孙的“待遇”很难做到一样。不少人对培育子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,时刻关心他们的一举一动,而照料起自己的父母来却是大

大咧咧,忽略了一些细节,导致老人心里不舒服,日积月累,自然就会生出毛病。

令笔者高兴的是,朋友总算找到了问题的症结,他把老人留在身边,至少让老人心里的不安减少许多。不久前,笔者与老人沟通,老人说他还是想回老家生活,因为那里的一切他都熟悉。针对老人的想法,笔者建议他尽快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,报个老年大学或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,与更多的老人交往,增强自己的信心。

笔者还建议朋友多和老父亲交流,让老父亲对生活充满信心。比如家务事可以适当安排老父亲做一点,让他有参与感,觉得自己不是一个“废人”。一段时间后,老人肯定会改变很多。

作为晚辈,关爱老年人,必须要关注一些细节,重视他们的心理想法,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合理愿望,如此,老年人才会更加幸福。

要从细节上关爱老人

常青



诗词欣赏

咏荷

张耀明

雨飞绿伞蹦银珠,风洒清香染短裾。蛙鼓频敲如助兴,一湖游客乐之乎。



摄影:王佳峻